

中国全史丛书

隋唐秘史

白乐天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全史丛书

隋唐秘史

白乐天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号： 7-80145-266-6

出版日期： 2000年1月

目录

第十一卷目录

隋唐秘史

隋代宫廷秘史

- | | | |
|---------|------------------------------|-----|
| 第 一 回 | 华林园纳凉谈艳
天渊池灭烛调情 | () |
| 第 二 回 | 失尊卑昏主作酒佣
丧廉耻妖妃充店妇 | () |
| 第 三 回 | 臣废君南宋立外藩
子弑父北魏继明君 | () |
| 第 四 回 | 月夜卜金钱天心从吉
风雷生帝阙圣意除凶 | () |
| 第 五 回 | 在服产儿母后知祸水
入宫生妒姊妹起风波 | () |
| 第 六 回 | 蜜中砒双花并命
雪上霜一土轻生 | () |
| 第 七 回 | 开锦囊公主陈词
灭沙门太子缓诏 | () |
| 第 八 回 | 变生肘腋宵人肆恶
祸起萧墙逆子生谋 | () |
| 第 九 回 | 巧笑倩兮珍禽能学语
灵魂去了神女显真身 | () |
| 第 十 回 | 云雨太荒唐梦真梦假
尘寰多变幻怜死怜生 | () |
| 第 十 一 回 | 除元凶新君登大宝
慕三美黠婢唤更衣 | () |
| 第 十 二 回 | 媚茶儿三雕一箭
粲莲花片语全贞 | () |

第十三回	存心纵欲贞妇魂飞 有意成仇藩王家破	()
第十四回	呼卢喝雉宫殿成赌窟 泣血椎心 辕归艳骨	()
第十五回	破镜重圆终遭破镜 白寺不玷克保白圭	()
第十六回	李代桃僵鸳鸯遭打散 风狂雨暴莺燕尽摧残	()
第十七回	防鬼未防人中宵变化 共欢终共妒竟夕谗言	()
第十八回	妙语纷披波平醋海 行为荒谬种借灵丹	()
第十九回	品足评头红颜来蹂躏 征歌选曲青眼睹公侯	()
第二十回	昏暗连绵大臣窃柄 威权逼迫幼主离宫	()
第二十一回	紫气绕门庭英雄出世 金鳞生躯壳师父知机	()
第二十二回	攀龙附凤功狗受封 柳悍莺娇媚猪邀宠	()
第二十三回	统一朔南朝俘太庙 混淆黑白夺嫡深宫	()
第二十四回	风送梅香路入天台 月移花影梦绕巫山	()
第二十五回	半夜窥殿床空人去 凌晨薄苑玉碎花残	()
第二十六回	惜花有意变色出宫门 学曲无心调情传闺榻	()
第二十七回	祸从口出高儿被谗 利令智昏杨约陈词	()
第二十八回	有口铄金东宫废立 无凭妖梦瞋国伤儿	()
第二十九回	虎口庆余生幸遇壮士 蓬门惊绝艳欣尝清蔬	()
第三十回	施笼络殷勤折节 逼悔婚咤叱凌人	()
第三十一回	匕光箭影大闹蜀王府 肝摧肠断夜走陕西城	()
第三十二回	巧相逢冤家路狭	

	恶手段亲兄谋深	()
第三十三回	画蛾眉宫中生雅谑 保花蕊席前发诤言	()
第三十四回	离奇午梦梦醒又寻欢 温存子夜夜凉偏种病	()
第三十五回	大宝殿孽冤相逢 芙蓉轩怒愤交加	()
第三十六回	如是云云奸谋百出 徒呼负负迫逐双妃	()
第三十七回	银钟飞去巧送鸳魂 金盒传来空怀芳念	()
第三十八回	风清月白好梦结同心 花迎柳拂急事候宫门	()
第三十九回	依稀花月貌筵间斟酒 消磨英雄气牛背读书	()
第四十回	酒污蟒绣杨素肆威 梦惊罗帐陈氏夺魄	()
第四十一回	花开花谢红颜凋零 鱼大鱼小白头失礼	()
第四十二回	筑苑圃佞臣献议 选采女皇后定评	()
第四十三回	十六苑群芳领袖 五大湖胜境题名	()
第四十四回	龙游凤簪小梦清凉 琴证鸳盟深情火热	()
第四十五回	惜花陈词王桂枝得体 当筵献曲朱贵儿易服	()
第四十六回	急转金铃纷飞莺燕 逼求松鼠笑索胭脂	()
第四十七回	解凶兆翻成吉梦 闻豪名共结深交	()
第四十八回	清夜月明歌声动海上 炎夏日暖娇语出凉亭	()
第四十九回	帘外悄无人春光未泄 花丛小相会好事成双	()
第五十回	席上传鞋旖旎风流 窗前窥榻艳冶魂消	()
第五十一回	依依慈母屈膝为情人 咄咄恶父驱走因私宠	()

第五十二回	俏佳人独邀仙女名 妙歌儿双夺皇恩酒	()
第五十三回	争次第灯光船影 分赏罚舞袖花球	()
第五十四回	悲欢乐层见叠出 宝辇龙船初下江都	()
第五十五回	戏炀帝梦里揶揄 捉后主殿前符咒	()
第五十六回	离奇神话种玉出琼花 荒唐祥瑞拔髦有老鹤	()
第五十七回	矮民媚主净身入宫 玉李荣枝先声异兆	()
第五十八回	睹落花怨女伤神 读遗诗痴人痛泪	()
第五十九回	千人选秀突出奇才 百般肆虐方现艳质	()
第六十回	谈天象如数家珍 升赤光惊现王气	()
第六十一回	妙术转春回灵心慧质 落花随波去雅趣奇情	()
第六十二回	精翠池边鱼龙百戏 广明殿上巾钗一席	()
第六十三回	化莲成鸟幻术侮人 借鸡替祸符法通灵	()
第六十四回	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 耀武存心深讨吐谷浑	()
第六十五回	江都宫吴歌翻旧曲 辽东城隋将大丧师	()
第六十六回	误寻仇索妹窦家庄 报移祸杀贼南门街	()
第六十七回	黑夜救婵娟刀光霍霍 花银保白发棒影纷纷	()
第六十八回	窦线娘巧劫牢狱 刘守备力战衙前	()
第六十九回	黎阳发难独取下策 东都解围败走穷途	()
第七十回	屠党羽惨无人道 泄忿怒丧尽良心	()
第七十一回	胆小若鼠埋伏费心机	

	智能料敌落草避灾殃	()
第七十二回	改姓名避祸淮阳村 露消息投奔瓦岗寨	()
第七十三回	得众心梟雄有地 谈往事美人传趣	()
第七十四回	忌突厥计杀史蜀胡 袭车驾兵围雁门关	()
第七十五回	幽轩短槛迷楼藏春 登楼入阁任意寻欢	()
第七十六回	情伤三美再动游幸念 愤因五子又削纳言官	()
第七十七回	悲歌发江头来去无踪 妙人在殿脚隐显有定	()
第七十八回	麻叔谋杀人藏白壁 狄去邪放胆入地穴	()
第七十九回	痴心一片私藏传国宝 分尸三段符应二金刀	()
第八十回	调兵遣将假计得真情 入营行刺虚言成实事	()
第八十一回	倾众报仇将计就计 率师讨贼借人杀人	()
第八十二回	平双雄削柄滋乱贼 施绝计飞箭伤大将	()
第八十三回	万象春长夜寻欢 十大罪传檄讨昏	()
第八十四回	狱中问计佳儿兴正 宫里通词美妃侍寝	()
第八十五回	三番苦谏变起晋阳 一路顺利兵入关中	()
第八十六回	负义杀友顿失众人心 背约寻欢屡尝闭门羹	()
第八十七回	破好事携走玉人 泄积忿叱逐宠姬	()
第八十八回	家乡在念将士潜行 社稷为忧宫人伏剑	()
第八十九回	识覆亡紫烟绝迹 骂叛党贵儿丧身	()
第九十回	恶贯满盈炀帝凶终 丑态百出萧后偷生	()

第九十一回	膩云兴雨屈节受淫污 刻骨冰心雪仇献鸩毒	()
第九十二回	施蹂躪惨无人道 进奋兴大发兽欲	()
第九十三回	一逃一逐双走雷夏泽 盒来盒往各解哑谜儿	()
第九十四回	荐忠良夏主忘仇 激义愤隐士受聘	()
第九十五回	流珠堂畔三理哀旧主 明月江头深宵收暴客	()
第九十六回	狭路起口角冤家欢喜 飞索跌英雄好事求成	()
第九十七回	钦烈志水埠喜迎宾 拒求亲月老空有兴	()
第九十八回	除暴不成功狗受烹 解围有诈梟雄屈尊	()
第九十九回	反复无常梟雄绝命 坚持不屈虎将丧元	()
第一百回	当筵刺语萧后受辱 布席礼佛杨氏终凶	()

隋唐文人秘事

颜真卿为民题匾	()
张旭公堂练字	()
王维求人公主出力	()
王皇后相夫成事 武惠妃淫乱宫廷	()
王之涣审恶狗苏无名断哭笑	()
李白行侠	()
李白自称酒中仙	()
李白救英雄	()
张巡草人借箭	()
为民造福筑白堤	()
白居易慷慨授艺	()
翁婿趣事	()
宋若昭独居后宫	()
题字石碑	()
刘禹锡成人之美	()
杜牧为官清廉	()
星相名家袁天纲	()

第三编

宋元秘史

宋代官场揭秘

“陈桥事变”	()
崇武抑文不容人	()
烛影斧声千古谜	()
杜太后多事	()
帝幸道姑	()
后批帝颈	()
李宸妃坠生儿钗	()
大娘娘与小娘娘	()
北宋大将曹彬	()
狄青计取昆仑关	()
难忘故君终被赐死	()
太宗开卷有益	()
吕端大事不糊涂	()
太宗后苑赏花	()
与群犬同食	()
半部《论语》	()
太宗登楼观灯	()
元侃政变风波	()
真宗不徇私情	()
澶渊之盟	()
“狸猫换太子”之案	()
后宫不见浓妆	()
母子消隙	()
真宗亲征澶渊	()
王旦死后入僧门	()
审石头教化百姓	()
和尚智捞大铁牛	()
拒贿赂深得民心	()
真宗贿臣王旦顺从	()
庙堂名臣 文坛宗师	()
寇准智训刁员外	()
观画知玄机	()
计较成见寒忠臣	()

播鼗贫女位太后	()
临危不乱 当机立断	()
选帝陵丁谓罢相	()
敲鼓女郎强夺人子	()
出身微贱 谋位中宫	()
受益不知生母 仁宗惟有养子	()
以荻画地教子学	()
误打皇帝 真情动主	()
仁宗立储 母子和好	()
巧断皇家事 智挫敌军势	()
神宗发誓改革	()
神宗论才	()
不受尊号	()
神宗改制 安石拜相	()
神宗委重任 沈括斥强敌	()
宋代名宰王安石	()
范仲淹屡遭陷害	()
赵九哥漏网得益	()
哲宗废立小曲	()
巧堵后门 妙用绿豆	()
画扇判案 开局散药	()
一生坎坷讽朝政	()
允则巧计筑城	()
太宗缓兵灭宋	()
深受器重 谋反送命	()
市井小无赖得志	()
教民渔稻开心颜	()
逢龙大人不欺民	()
李之仪愤写名篇	()
知州不识真迹 公子藏之内室	()
苏舜钦牵连重臣	()
宋哲宗大婚	()
后妃之争	()
晏殊巧对	()
岳飞论马	()
婕妤嫉妒生灾 皇后因祸得福	()
风流天子宋徽宗	()
挥霍放荡 微服私访	()
演双簧初做监牢	()

争妓女大打出手	()
轻烟祭英灵	()
靖康之变	()
李纲成了“忙来用”	()

隋唐秘史

隋代宫廷秘史

第一回

华林园纳凉谈艳 天渊池灭烛调情

三百年间王气销，中原大半让胡苗。
文皇功业今何在？并却南朝与北朝。

一轮皓月，清光四澈，照见绿杨丛里，露出一角小亭。朱栏曲曲，湘帘半卷，栏杆上却倚着一个小女子，梳着双丫角，眉目如画，手中执了一柄轻罗小团扇，徐徐挥动，仰起了粉脸，娇态憨憨地望着天际明月。那时又有一个破瓜年纪的绣衫少女，悄悄地分花指柳，从小亭背后趑入亭中，掩到小女子身后，举起一双粉掌，蓦地掩住了小女子双目，吓了她一跳，娇嗔着道：“又是月姊姊，悄没声儿的作弄人，再也不会猜错。”绿衫少女放了手，吃吃的笑道：“梨云妹子，你瞧瞧是谁？”梨云回头一瞧道：“莺儿姊姊，你从哪里来，圣上回宫没有？”莺儿道：“还早呢！还在秦娘娘那里腻着，你倒好自在，独个儿躲在此地纳凉！”梨云道：“横竖没事干，此地却凉爽些。”莺儿道：“原是你自在，吾却没有那般空闲。侍候秦娘娘，整天不得分离，此刻促个空，才到这里来歇歇。”梨云道：“圣上和秦娘娘的恩爱，真是如胶如漆，原也是秦娘娘生得千娇百媚，不要说圣上要宠幸她，就是我见了秦娘娘，也恨不得一口水咽下肚去。”莺儿笑道：“小妮子口没遮拦，秦娘娘知道了，准一百个死。你原不知道呢，秦娘娘本是个天生尤物。”莺儿说到此处，俊目儿四面一瞧，见静悄悄的没个人影，随又轻轻地道：“梨云妹子，秦娘娘的历史，你还不知详细，此刻儿趁空，我来讲给你听了，可是你不能胡乱地泄漏出去，那时你我的两条小性命，休想活得成！”

梨云听了，好不快活。忙道：“好姊姊，我决不漏出一言半语，你快快讲罢！”莺儿点了点头道：“我们那个秦娘娘，原是先高祖武帝（即高祖刘裕，字德兴，小字寄奴，仕晋为

太尉,封宋王,寻篡晋,接皇帝位,在位三年而没)在平定关中时,得秦主的从女媚英。先高祖见她清资秀骨、艳出群伦,便收入后宫,朝夕宠幸。那时我只十三岁,倒还记得:先高祖和秦媚英定情的那一晚,设席礼宁宫,宫中灯烛辉煌,笙歌四座。先高帝饮至微醺,却将媚英拥入怀中,坐在他的膝上。媚英娇羞万状,粉颈低垂,芳颜如醉,怯生生眼波,气喘喘兰息。说不出万种风流,描不来百般体态。引得先高祖如醉如痴。未到终席,却命撤筵,便和媚英同入销金帐。情定一夕,盟约三生。从此君王不早朝,朝朝暮暮,和媚英饮酒作乐,再也不问朝事。”

梨云惊诧道:“照了姊姊说来,秦娘娘还是先高祖的宠妃,怎的还好和圣上颠鸾倒凤呢?”莺儿道:“这才见圣上的昏淫无道,和秦娘娘的寡廉鲜耻。在先高帝宠幸她时,她媚惑主子的手段,便和现在迷惑圣上一般。当时先高帝宠幸了秦娘娘,便至失朝废事,幸得谢晦力谏,先高帝幡然悔改,立将秦娘娘遣出宫去,另行安顿。任凭秦媚英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先高祖绝不顾恋。究竟先高祖是一个开国的英雄,才能毅然割绝。要是换了圣上,可就难了,就有一百个谢晦,恐也劝阻不来。”

梨云道:“秦娘娘既是先祖遣出宫的旧人,怎会又入圣上宫中呢?”莺儿叹了一口气道:“这也是国家的气运使然,冤然路窄,偏会又与圣上相遇。这事还在去年的秋季,圣上和王内相公公私出游行。王内相引了圣上,到秦娘娘的花园中去赏桂。孽缘凑和,恰巧秦娘娘也在园中散闷。圣上见了秦娘娘,不觉魂飞魄散。王内相本是秦娘娘的旧人,他是奸刁巨猾。见圣上当时一副情形,早已照料了八九分,便不惜冒了大不韪,居中牵引。偏是秦娘娘不甘寂寞,竟然心许。听说即夕圣上遂在秦娘娘院中住宿,成就好事。不及待到天明,由王内相安排了两辆宫车,神不知鬼不觉的轻轻将圣上和秦娘娘接入宫中,便大兴土木,建造了这所华林园,将秦娘娘迁在园中居住。圣上和她朝朝暮暮的狂淫无度,可怜司马娘娘(亡晋恭帝之女),深宫独宿,也不敢婉言谏阻。听说现在外面的消息,甚是不佳。将来我们也不知怎样归宿呢!”

梨云道:“那也管不了许多,我看秦娘娘将来,恐怕也没有好结束呢。”莺儿点头道:“我也这般想,就像先高祖那般神武英俊,临崩的时候,也是被冤魂索命,大叫一声而死。”梨云道:“先高祖是个开国皇帝,杀戮必多,临崩之时,冤魂索命自然难免。”莺儿道:“你还不知道呢,听说索命的冤魂,便是亡晋的安帝、恭帝。安帝是被先高祖暗遣中书侍郎王韶之,贿通内侍,用散衣作结,硬生生把安帝勒毙。恭帝是先高祖暗遣太常卿褚秀之、侍中褚淡之侯毙。这秀之、淡之,还是恭帝皇后褚氏之兄,竟贪图了富贵,不顾兄妹之情,下此毒手。先高祖篡了晋国不算,还要行此恶计,作斩草除根的手段,本也过分些,自然临终有鬼索命了。”

莺儿和梨云正在叹息之时,梨云眼快,瞧见前面似乎有人奔来,忙道:“莺儿姊姊,是谁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翩若惊鸿的俏身材,手中倒拖一柄碧罗宫扇,飞也似地奔到面前。莺儿道:“月娟姊姊,敢是有娘娘使唤?”月娟道:“一点也不错,好妹子累死人了,找得我好苦,你们两个倒自在煞,圣上现在要与娘娘乘坐龙船,游玩天渊池。娘娘要换梳个飞凤髻儿,除了你没人梳,快去罢!再迟受娘娘呵斥,我可担不起这个干系。”莺儿听罢,急道:“娘娘此刻在哪儿呢?”月娟道:“在摘星阁上。”

莺儿便脚不沾地地飞也似赶到摘星阁下面。摘星阁是华林园中第一个最高的楼阁,画栋飞梁、高矗云际。莺儿在阁下定了一定神,才轻移莲步,走上阁去。内侍打起珠帘,莺儿屏息垂头,走进了阁中,即便跪倒,只听见娘娘嚶嚶一声道了一个免字。莺儿缓缓立起,走到妆台那首,娘娘道:“莺儿,你要与我好好的梳个飞凤髻,两个凤翅,要斜侧一些,才生动有致,你可明白?”莺儿道:“贱婢理会得。”

莺儿轻轻将娘娘的青丝解散慢慢疏通。这时娘娘正在新浴之后,薄纱掩体,容光照人,螭蟠如雪,吹气似兰。那个风流的少年天子宋义符,却已半醺,斜靠在妆台一首的一只湘榻上,目不转睛的瞧着娘娘。娘娘被他看得好笑,便轻盈一笑道:“圣上你瞧阁外天际的星月,好不皎洁。”义符帝笑道:“哪得似卿皎洁,水晶帘下看梳头,再也有趣不过,还有甚心情去赏那天际的星月皎洁呢!”娘娘听了,不免低了粉颈,粉脸上飞起两朵薄薄红云。那莺儿小心翼翼,替秦娘娘梳飞凤髻,足足梳了半个多时辰,才得梳成。梳得好不生动有致,活像一只玄凤,张了两翼翅儿,栩栩若活。莺儿又侍秦娘娘更衣完毕,义符帝便携了秦娘娘的纤纤玉手,并肩走下摘星阁,径向天渊池。踏月徐行,静悄悄一无声息,惟有微风过处,四周的花草,欣欣颤动,发出一阵阵的幽香。

莺儿和一行宫女内侍,都静静地随在后面。天渊池一边,早有王内相调排妥帖,恭候圣上驾临。义符帝和秦娘娘行到那边,王内相和一般龙船上的夫役,一齐俯伏迎接圣驾。义符帝向是不重仪节,王内相又是他的第一个幸臣,便一招手道:“小王儿起来,你且与朕算算,这时候池子里面哪一处好玩些?”王内相道:“小奴看来,当以荷儿湾最清幽。只是龙船太大,若要直入荷花深处,须得换一叶轻舟,才觉有趣,不知圣上意下如何?”义符帝道:“卿言正合朕意,我们先坐了龙船,他处玩上一回,最后到荷花湾,再换坐小船便了。”

当下由内侍搀扶了义符帝,宫女们搀扶了秦娘娘一齐走下龙船,起碇开船。二十四名橹手,摇着二十四柄分水橹,那船便似箭一般的飞驶,远望真似一条神龙在波浪里起伏。船中早排下酒筵,义符帝和秦娘娘一壁饮酒,一壁在窗中望望外面景色。

莺儿和一般宫女们,斟酒的斟酒,传菜的传菜,内侍们却更奏管弦,乐声琮琤,风送水面,格外清幽动听。好一个风流的天子,偏会弄巧,他道今夕月明如洗,朗澈波心,传旨将船上的灯火熄灭不得存留一盏。旨意下去,立即所有燃明的灯烛,全行熄灭。这时船中虽有月光射入,究属不多,义符帝便乘着酒兴,和秦娘娘索手索脚,恣意抚摸。宫女们只听见秦娘娘吃吃的低笑,和微微的喘息。大家用小金莲暗暗有碰撞,个个会意,等王内相的一声“启禀圣上娘娘,荷花湾到了”的话未毕,蓦地船上顿又灯烛辉煌。只见秦娘娘倒在义符帝怀中,颊上通红。义符帝却鼓掌大笑,连声呼妙。众人原知圣上好作顽戏,才敢如此。不候旨下,竟会齐了自动点灯,以博义符帝一笑。果然义符帝并不见罪,反道有赏,众人谢了赏,各自暗笑。于此足见义符帝荒淫的一斑,和放任群小的罪恶。

当时龙船到了荷花湾口,便停船不进,王内相请义符帝和秦娘娘换登小舟,义符帝便携秦娘娘下了小舟中坐稳。秦娘娘却唤莺儿随去,余人尽行等在荷花湾口龙舟上。在月光之下,一叶小舟,直向荷花湾深处驰去。翠盖亭亭,红莲濯濯,水面上清风阵阵,送出了一股恬静幽香。义符帝勾了秦娘娘的粉颈道:“爱卿,如此良夜,如此幽境,不可

无歌。爱卿当不吝珠喉,曼度一曲。”秦娘娘道:“下里巴音,有渎圣听,求圣上免了罢。”义符帝哪里肯。这时已荷花深处,芬芳四面传来,秦娘娘便曼声歌道:

舞衫歌扇动情多,称体新裁薄薄罗。
最爱酒阑明月静,小红低唱采莲歌。

秦娘娘歌毕,低鬟一笑道:“仓促谄来,真不值圣上一听呢!”义符道:“爱卿太谦了,凭卿一串珠喉,已足压倒了元白。”这时却有一只小鸟,扑刺声飞掠了小舟过去。吓得秦娘娘花容失色,躲在义符帝怀中。义符帝万分怜惜,便道:“这里也没甚可玩,我们回去罢!”驾舟的内侍,便拨转船头,挥动双桨,回到荷花湾口。义符帝和秦娘娘重上龙船,莺儿也掉了船。义符帝传旨回船,重行温酒,在船中徐饮。秦娘娘却见义符帝持杯沉吟,便将启问。忽见义符帝哈哈笑道:“有了,准是如此!”众人不知底细,都面面相觑。正是:

独夫喜怒原难测,凭尔操心亦妖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失尊卑昏主作酒佣 丧廉耻妖妃充店妇

话说义符帝蓦地哈哈大笑,船中人皆不明缘故。秦娘娘便袅袅起立,斟满了一金樽美酒,双手捧了,敬与义符帝道:“圣上有何喜事?臣妾预贺一杯,恭祝圣上万福!”义符帝笑“有劳爱卿。”授了樽酒,一饮而尽。接着王内相屈了两膝,也献上一杯酒道:“小奴敬酒。”义符帝道:“小王儿,你这杯酒算什么?”王内相道:“圣上赏了这杯酒,小奴自有话说。”义符帝道:“看你编出甚话来。”也便饮尽了酒。王内相道:“圣上定是想到了绝妙的消遣法儿,所以欢喜是吗?”义符帝笑对秦娘娘道:“朕躬心事,再也瞒不了小王儿。”说着便拽王内相起立,附着他的耳畔,嘱咐多时。王内相不住的含笑点头。义符帝又将秦娘娘抱在膝下,勾了他的粉颈,将嘴凑在她粉装玉琢的小耳朵上,唧唧啾啾了一回。秦娘娘只是娇笑,笑得飞凤髻上的凤翅,颤巍巍晃动,活像要飞去一般的。莺儿和一行宫女内侍们,兀是蒙在鼓里,不知他们究竟要玩些什么。等到龙船回到原地,王内相请义符帝、秦娘娘登岸,义符帝道:“朕与秦娘娘今夕即在船中留宿,你们除了侍候的,余人上岸去便了。”王内相遂和一般人上岸。莺儿和月娟,伺候义符帝秦娘娘上了龙床,垂了盘龙宝帐,添香金鼎,加注玉漏,才悄悄退回。

这时已是月落参横,半夜过后了。莺儿正想在外舱安歇,忽有一个小内侍柄儿,悄悄的走入舱中,低低问道:“莺姑娘,圣上和娘娘安睡了没有?”莺儿回他已睡。柄儿道:“王公公现在岸上等候,莺姑娘请上岸答话。”莺儿便对月娟道:“姊姊你先睡吧!仔细留神了里面呼唤,我去去就来。”月娟道:“我理会得,你去好了。”

莺儿便和柄儿一同登岸。见王内相背着手,立在岸侧一棵树下。王内相见莺儿上岸,笑着道:“莺姑娘你来,我和你说。”莺儿走到杨树下面道:“王公公有什么事儿吩咐?”王内相道:“圣上明天要大大的乐一乐,内侍方面,由我安排,宫女一面,烦莺姑娘布置了。”莺姑娘道:“圣上要怎样的作乐呢?”王内相笑道:“圣上要做酒家故,请娘娘当垆女,我们一行人,却扮做各色人等,到酒店中去哄饮打诨。莺姑娘你瞧这个玩意儿,倒还新鲜别致,也亏圣上想得出来,怪不得圣上在船中要放声大笑了。莺姑娘你明天好好的布置,少不得圣上和娘娘都有重重的赏赐。”莺儿应了声,便道:“既是这样,明天在园中哪儿聚齐呢?”王内相道:“摘星阁前面那块场子大些,我们便在那处盖搭茅棚酒舍,布作乡村景子,一准申刻聚齐。”莺儿点头道:“知道了,尽我的力办罢,不周到的去处,还望指点。”王内相道:“好说,明天见!姑娘安息罢。”莺儿便下了龙船。月娟问道:“王公公甚事唤姊姊去?”莺儿便告诉了她。月娟道:“这倒好玩呢!”莺儿道:“玩是好玩的,只是太失体统了,还像个什么样儿!”月娟道:“管他呢。我们睡罢!”当夜一宿无话。

到了明天一早,莺儿哪里还睡得着,急忙忙的起来梳洗完毕,便先将华林园中各处承事宫女,拣几个灵慧的抄了一纸,计有摘星阁的香云静芳、松涛轩的文鸳丽珠、景云楼的柳娇珠儿、望湖台的梨云雪燕、天渊池龙船上的月娟芸青曼儿妙云,连自己共计十四个人,大约也够了。莺儿便唤一个小内侍,一处处去邀这几个人来,不一时都已齐集。莺儿随将邀她们的缘故说了,叫她们各承一个职儿,愿扮何项人物。

他们思索了一回,梨云第一个道:“我来扮个渔姑罢!”文鸳道:“采桑的我来扮罢。”曼儿道:“柳娇姊姊唱得一口好曲儿,叫她扮个歌妓,再她没有。”柳娇啐了一声道:“曼儿这副狐媚相儿,扮个土娼不妙吗?”莺儿道:“你们两个,准各扮歌妓土娼就是。雪燕和芸青会使几手拳脚,何不扮下江湖卖艺的女儿。”雪燕芸青也都答应了下来。宝儿道:“我来扮个泼妇,到酒肆中去骂座。”大家听了笑道:“亏你想得出来!”香云对静芳道:“我和你还在一块儿,扮个烧香的姊妹罢。”丽珠道:“我扮个农妇送饭。”珠儿道:“姊妹们替我想想,扮什么好?”梨云笑道:“我看你还是扮个小尼姑,倒也不错。”说得众人笑了,也说很妙。莺儿对妙云道:“好妹子,你扮个什么呢?”妙云笑道:“既有了小尼姑,我便不妨扮个小道姑。”莺儿道:“好!就如此。”梨云道:“莺姊和月娟姊姊扮何等样人?”月娟道:“我还是扮个采茶的女子。”莺儿道:“我可难了,扮什么呢?差不多给你们扮尽了。”曼儿道:“莺姊姊不是会唱的吗?不妨和柳姊姊做伙伴。”梨云道:“正是呢,莺姊姊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和柳娇姊姊合作歌妓,弹弹唱唱,再好也没有了。”莺儿点头道:“就玩这个罢,此刻我们且散,到申刻会齐在摘星楼前面那块布置好的所在便了。”梨云等遂个分头归去,自去装扮不提。

且说这时王内相,早已在摘星楼前面,督率了一般内侍人等,盖造茅棚酒舍,布置乡村景色,分派改扮角色。一一安排就绪,早已过了午刻。王内相赶到天渊池龙船上,问

莺儿安排得怎样了,莺儿将各宫女分派改扮的诸色人等,与他说了,王内相道:“很好!圣上今天上朝过没有?此刻在哪儿?”莺儿道:“圣上今日已初一刻上的朝,三刻退朝,听刘公公说,今天朝上徐羨之、傅亮、谢晦三相,因北魏主遣兵来攻,我国连遭败绩,失了不少城池土地,三相上表自劾。圣上看了表章,但道毋庸议处。退朝之后,到秦娘娘宫中去。今天的玩意儿,圣上不知还有兴玩吗?”王内相道:“朝外天大的事,有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人干去,失些土地城池真不在圣上心上,这种有趣的玩意,准玩定的。莺姑娘你不用担心。”王内相说着,上岸去了。

莺儿在龙船上整理了一回,便到秦娘娘宫中去伺候。见义符帝与秦娘娘午宴方毕,义符帝见了莺儿便问道:“见过小王儿没有?”莺儿道不多时见过。义符帝道:“你可知道他办的事怎样了?”莺儿道:“都已舒齐。”义符帝笑对秦娘娘道:“停一会儿,爱卿与朕也要改装了去。今天我们的玩,要废去尊卑仪节,方可玩得尽兴。”秦娘娘点了点头,问莺儿你扮个什么,莺儿便将女宫们所扮的各种人,都禀了上去。义符帝连声呼妙,便对莺儿道:“你也不必在此地伺候,你们去改扮好了,径到那里去聚会。你去给其余的人说,稍后在玩的时候,不准用圣上娘娘的称呼,谁犯了,重责不恕!”莺儿应声遵圣上命,遂退出去分头告知,不提。

到了申刻将近,夕阳衔山,凉风渐起。摘星阁前,一所茅棚酒舍里,那个义符帝已是穿了青义犊裤,戴了凉草笠儿,笠儿斜簪着一朵小红花儿,在酒舍门口,左手权在腰里,侧了头立着,活像一个酒店小伙计。秦娘娘也穿了青衣,用一方薄薄蓝绸,帕在头上,斜靠着身子在一座小柜台里面。柜台上排了些佐酒的盆菜儿,和盛酒的东西。这时一般改扮的内侍和宫女们,渐渐来了。

第一个是王内相,扮做了一个土棍,闯进酒舍。口中胡喊着:“掌柜的大娘,替俺烫两碗状元红!”秦娘娘噗哧一笑,秋波掠到义符帝脸上。好一个风流天子,一扬脸对娘娘道:“伙计儿,听见了没有?来两碗状元红啊!”秦娘娘脸上一红,便用盛酒器吊了两碗酒,放在柜上。义符帝拿了酒,放在内相面前道:“大爷酒来了,用些什么菜?”王内相道:“拣清爽一些的拿来。”义符帝道:“有有有,糟肉腌鸡好吗?”王内相一点头,早取了过来。

这时一般内侍们,也有扮做种田汉的,也有扮做贩杂货儿的,纷纷的走入酒舍。没有一会儿,两间茅舍里面,已是黑压压挤满了酒客。忙得义符帝这边上菜,那边送酒,额上汗都挤了出来。夹忙中店前娇滴滴的喊了声卖鲜鱼,秦娘娘见一个绝俏的小渔姑,手提一篮鱼儿,模样儿好不有趣,一看是梨云扮的,义符帝已喊道:“卖鱼的姑娘,你这篮鱼要卖多少钱?”梨云却将鱼篮往柜上一放道:“小伙计,你们的女掌柜识货的,随她打发好了。”秦娘娘见梨云娇憨得妙,便在柜里拿出一锭金元宝,授给她道:“渔姑你拿好了。”梨云笑着谢了一声道:“太多了,下次再送一些鱼来罢。”这时采茶的月娟,采桑的文鸳,都走了过来,和娘娘兜搭。丽珠却提了一只篮儿扮成一个小媳妇儿,匆匆的走进舍中,径到一个内侍扮作种田汉的面前道:“好汉子,你倒在这里喝酒,找得我好苦,饭也凉了,快些吃罢。”说着将饭篮往桌上一放,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秦娘娘指了丽珠,笑得透不过气来。

正在胡笑的当子,珠儿扮了尼姑,妙云扮了道姑,来向秦娘娘化缘。说了许多佛神